

# 逃出雅座

胡丹娃小说选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逃 出 雅 座

胡丹娃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逃出雅座/胡丹娃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8. 1  
ISBN 7-5033-0964-4

I. 逃… II. 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0

字数:210千字 印数:1-6000

定价:12.00元(膜)

## 内容介绍

这部集子里的中短篇小说，是从胡丹娃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的作品中选出的。作者以独特的视角，描画九十年代城市人的普通生活，有的令人忍俊不禁，有的让人啼笑皆非，有的使人颇多感慨，看似寻常却不寻常，多元地表现出现代人更为丰富的心态。笔触夸张、机智、幽默，内容相当丰富，很有时代特色。



## “无奈”和“逃出”的意义所在(序)

蔡翔

有一些小说，始终游离于某类主流话语的边缘之处，它似乎触及到一些潜在的公共话题，但又迅即地沉入写作者独异的个人意绪之中。写作者始终睁着的，是一双自己的眼睛。或许因为如此，这些小说有时难为批评家分类，而最终也可能难以占据热闹的时代中心。不过，我对这一类小说却始终未敢加以轻视，相反，它却在流行的“时代主题”之外，为我们提供着另一种观察视角，一种个人的美学情致，一种独特的私己体验，支持着的，或许不是什么“主义”，但却是一种坚韧的美学力量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此种状态下的写作，似乎更为逼近艺术本性。而读胡丹娃的小说，常使我产生这样的感觉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胡丹娃是一个城市的叙述者，城市经由她的叙事，而走进我们的视域。这是一个多少有些变形的世界，它由这样一些人组成：白领、美容院的女老板、艺术家、编辑、

机关办事人员、老干部、下岗工人、打工妹，等等。

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在胡丹娃的作品中，望远镜数次出现（《远山》和《对面》），这似乎暗示着写作者所扮演的叙事角色，那是一种集观察者与窥视者为一身的叙事人。因此在叙事中，小说具有一种极强的逼近城市的企望。

这种企望是如此强大，以致写作者干脆为她的一篇小说命名为《假面女人》，而揭开“假面”，则成了小说首要完成的事情。

所有写作者热烈企盼并热烈挽留的歌谣已经远逝，纯真和本真也难以在城市继续驻足（《假面女人》中反复出现小鱼和依然少女时代的歌谣：男的不洗脸，女的不擦粉……），人为了另一种需要，而把自己潜藏在“假面”之下。

揭开“假面”是需要勇气的，而正视“假面”揭开后的现实，则更需要勇气。也许，在“假面”揭开之后，我们听到的，是写作者一声长长的叹息，一种无奈的失望和怅然，但在叹息之中，我们又分明感受到胡丹娃善良和纯真的愿望，只是这种善良和纯真业已受阻。

所有的纯真和本真都被一种更大的“无奈”所阻，这种“无奈”或许源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“习惯”（比如《远山》、《清蒸谎言》），或者源于一种世俗性的存在需要（比如《假面女人》、《蛇是爬行动物》），或者源于一种人之卑琐的内心（比如《对面》），但是它却构成了一种无形的也更深刻的“无奈”。的确，在我读到的胡丹娃的小说中，很少看到有关明媚阳光的歌唱，它给我们的，往往是一种沮丧或者更为阴郁的压抑，“梅雨，什么都是湿的”（《黄梅天》）“北风正紧今天的雪花不成形状灰色笼罩着城市”（《枝桠》）……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胡丹娃似乎是一

位更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,而在这种现实主义背后,却是写作者更为痛苦的个人心情。

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,“无奈”营造了一座无形的封闭的“城堡”(《对面》中封阳台的细节,似乎回应了这种“城堡”的意味),“城堡”不仅与相关的社会问题相连(《黄梅天》涉及到文化机构的全员合同制改革),但更多的却是人自造的囚狱。相形之下,胡丹娃不太擅长直接回答社会问题(比如《黄梅天》中的写实部分),倒是在揭示人之内心的方面更为传神,比如《枝桠》。《枝桠》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短篇,小说写某机关的两个男女职员的瞬间的感情迸发,但也只是“瞬间”而已,这种感情又迅即地为更大的“无奈”所淹没。小说写男女微妙的心理差异,写环境压抑,等等,都极见功力,而整篇小说始终给人一种虚虚的感觉,而在刻意营造的“空白”之中,却又生产出无尽的意味。胡丹娃真正优秀的作品常是这类因虚生实的小说(再如《远山》、《心蚀》等),而反倒不是那些企图由实见虚的作品。这可能是胡丹娃的局限,但也正是她的长处所在。当然,在一些作品中,胡丹娃也企图通过一些特定意象的营造(比如《假面女人》中的“假面”、《清蒸谎言》里的“驴子”,等等),而想努力达到一种虚实相生的境界,我私心猜测,这或许是写作者潜藏在内心的另一种艺术追求。

在胡丹娃冷峻和怅然的另一面,却是一种热烈的情感呐喊。有趣的是,《枝桠》和《假面女人》以及其它一些作品中,都出现了活泼明快的歌谣,而与阴郁的现实境遇出现了强烈的色彩反差;《泽远》和《眼睛的故事》中对医生的反复歌唱,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胡丹娃对阳光本身的赞颂。我想,这或许体现了写作者更深刻的生命追求。事实上,从1989年的《心蚀》,

一直到近期的《逃出雅座》，始终潜伏着一个“逃出”的主题，从而极其贴近现代人的心态。从无聊的灰色生活中逃出，从平庸的琐碎的欲望中逃出，从卑劣的人之内心逃出……，写作者并没有明确我们“逃亡”的途径，而且每一次“逃出”都被一种更为深刻的“无奈”所粉碎（比如《远山》中的“父亲”被迫回城，《逃出雅座》中的卜松明跌落在“窰井”里，等等），但是，“逃出”本身却昭示着人对自由的渴求，这种“自由”更接近美学层面，并衍生出一种美的立场和力量，支持着胡丹娃的写作。

写作已成为胡丹娃的一种存在的证明方式，她不仅同各色各样的“假面”做着不懈的搏斗，同时，在叙事上倾注着更多的艺术追求。胡丹娃善于营造氛围，并以此作为构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（比如《黄梅天》的电话处理、《心蚀》中金黄色毛衣的处理），一些小细节（道具）的处理（比如望远镜、面膜、唱片）等等都可见女性写作者的细致和精巧构思。胡丹娃的小说极少平铺直叙，而是处处可见写作者匠心独运的构思，因而给人一种缜密绵远的艺术感受，她的短篇又优于她的中篇。

在漫漫的写作过程中，胡丹娃构造着自己的艺术世界，这本《逃出雅座》即是明证。耕耘者终于开始收获。在南方，在江南的一座古城，有一畦青青的绿苗，那是属于胡丹娃的，并以一种艺术之美，走进我们的视域。

1997年6月22日，上海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无奈”和“逃出”的意义所在(序) |       |
| ..... 蔡 翔         | (1)   |
| 我要你帮我到永远.....     | (1)   |
| 黄梅天 .....         | (31)  |
| 清蒸谎言 .....        | (63)  |
| 眼睛的故事 .....       | (78)  |
| 假面女人.....         | (105) |
| 远山.....           | (137) |
| 心蚀.....           | (150) |
| 逃出雅座.....         | (182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对面.....         | (193) |
| 枝桠.....         | (223) |
| 一个男人在古桥.....    | (237) |
| 蛇是爬行动物.....     | (250) |
| 老客.....         | (263) |
| 泽远.....         | (269) |
| 绿袖.....         | (279) |
| 一天一天过下来.....    | (288) |
| 过去和现在(后记) ..... | (310) |

# 我要你帮我到永远

## 1

桑夜晴这天走进单位大院，传达室师傅对她说：“老桑！有个人找你好几次了，跟她说你在家生病，她非说约好的。刚才填了单子又进去了。”

桑夜晴走进办公室，果然有一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椅上，见了她毕恭毕敬地站起来：“您就是桑老师吧，久仰老师大名，看过老师的电视连续剧，您在当代剧坛占有重要席位，今天特地来拜访您，顺便打开英城的路子。”

桑夜晴忙把这人让进隔壁会议室，倒茶，削苹果，听她做自我介绍。

“我叫郑海红，今年二十五，雄县人民木材厂工人，文化程度高中，自幼酷爱文学，曾报考英大中文系，落榜，后一门心思搞电视剧，未果。今投奔老师，盼能得到提携、指点。”说罢呈上厚厚一摞剧本，滔滔不绝地讲起剧本创作。

郑海红的声音沙沙的，若不看人辨不出男女，说话的语气极其诚恳，谈到创作时格外虔诚，桑夜晴一下子动了恻隐之心，对她说：“如果你不着急的话，就请把这个本子留下来，

等我看完了再把意见告诉你。你先回去上班吧。”

谁料，郑海红说：“我回不去了，我已经辞掉了木材厂的工作，以示破釜沉舟之心。盼老师给我在英城找份差事，最好是文化单位，工资无所谓，即使二三百元也不嫌弃……”桑夜晴傻了，愣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也好，容我打听打听。你先找个地方住下吧！”

谁料，郑海红又说：“我在英城人生地不熟，不知哪家旅馆便宜，还是请桑老师介绍一家吧！”

桑夜晴无法，只好请了假带郑海红去找旅馆。英城的旅馆行情早就大变，直找到桑夜晴的家门口，才有了一家低档的旅社。

桑夜晴松了口气，请郑海红登记住宿，那姑娘突然对着她说：“哎呀喂！我忽然发现，您这么年轻！”桑夜晴吓了一跳，姑娘又来了一句：“我还发现，您像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桑夜晴很紧张，那一位故弄玄虚：“这个人您是很熟悉的！”

“到底是哪一个呀？”

郑海红憋了一下，说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影星的名字，桑夜晴愣了一下哈哈大笑，笑声如梦如幻，充满了对恭维的需要，暴露出她许久以前所处的优越环境和今天所处的不太妙的环境。好容易停了，她对郑海红说：“那就到我家去吧，女孩子一人住旅馆不方便。”于是文学青年郑海红跟着她出了旅社。

## 2

郑海红在桑夜晴家住下了。

郑海红轻而易举就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。

第一天晚上临睡时，主人和客人发生了一点小误会，两个人开始产生距离。

两个女人一个四十五一个二十五，都有一个良好习惯，爱用三只盆解决晚间的个人卫生。郑海红走得匆忙一只也没有带，只好等桑夜晴来招待。桑夜晴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愿出借自己的用水盆子，郑海红洗完脸洗完脚，等着用水，左等右等等不来，不免有些伤感，心里想：以一斑而窥全豹，桑老师这人待人不彻底。她草草用凉水湿了手绢解决了那个问题，倒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闷闷不乐。

桑夜晴为了蓝色的盆子，已隐约感到了郑海红的不快，自己也感染了那不快。两个女人心照不宣，沉默中就有了无声的语言。待郑海红睡熟后，桑夜晴躺在席梦思床上慢慢梳理这一天的头绪，忽然发现很多漏洞，国外有不少这样的事件，某人借故住到了某人家里，半夜起来杀掉了主人。她一阵毛骨悚然，侧耳细听，那文学青年鼾声均匀，并不像蓄谋作案的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

第二天，郑海红一早就起来了。桑夜晴走出卧室时，看见花瓶里的死菊花换成了一大把鲜艳的康乃馨，洗脸水也打好了，连牙刷上面都挤好了牙膏，郑海红在躬着腰一下一下扫她家的地。桑夜晴洗漱完毕坐下梳头，刚坐定就有两只小手掬住了她的头发，一根一根捉她的白发，句句话儿暖人心。梳好头，早饭端上来，吃完早饭，外套和皮包递上来，姑娘一直把她送到楼梯口，一口一个“您走好”……

以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桑夜晴在家，郑海红就做家务。这姑娘特别重视扫地，桑家就她俩，地永远是干净的，根本用

不着扫，郑海红却扫得极认真，每一下似乎都含着谦卑。她一扫地桑夜晴就过意不去，端着茶杯等在旁边：“歇歇吧，这地不脏的。”郑海红的扫帚却更殷勤了，所到之处，几乎被扫掉了一层地皮。桑夜晴猜想是不是她父母文革中扫地扫怕了，传染给了下一代，试探着问她的身世，却直绷绷三个字：下中农！多一句都没有。桑夜晴也不好刨根问底，按理说，住在她的家里，她是有权把这个人的底细弄清楚的。

桑夜晴不在家的时候郑海红就往四面八方打电话，她的小本本上记有英城作家协会、文联及各知名会员的宅电和部分BP机号。毫不客气地把电话拨过去，不外乎那么几句：久仰您的大名，读过老师的大作，您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席位……语气与打给桑夜晴的一样恳切，忙于写作的作家们却没有一个理她的。她又改打长途，他们那个县外出闯荡的青年很多，大部分奔深圳、海南去了，有几个还去了阿联酋，她往这些地方打，一聊就是半个钟头，最长时唠了四十五分钟。她对乡亲们说：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投奔英城是为了文学，这里人文荟萃，自古多才女，我是要在这一带打江山的。乡亲们一致祝贺她成功，也相信她能成功。

电话打到中午，按照桑老师的嘱咐在抽屉里拿了钱，去吃饭，想上哪家馆子只管上。吃罢馆子，睡个好觉，着上淡妆，然后精提气爽地去串门。

她打的（车钱当然也是在抽屉里拿的，正当用途）到了一个叫上井岗的地方，敲开老作家寒风的门，说：“我是从桑夜晴老师家来的，就住在她家，她介绍我来拜访您。”

寒风老师慌忙把她让进屋，倒茶，削苹果。

她拿出剧本请寒风指点，寒风说：“我是写诗的，戏剧是

外行。你刚才说，你住在桑夜晴家？为什么不请她看一看？”

郑海红低头不语。

寒风又说：“你如果不好意思，我去跟她说说？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她忙将剧本塞回包里，与寒风改谈诗歌。

寒风老师最爱跟人谈过去了，那些诗集和影集已经成了他晚年的精神寄托，他把它们捧出来摆了一摞，一首首朗诵，一张张回顾，郑海红耐心地陪伴在寒风的膝旁，热情赞道：“你们那时候多好。”

寒风说：“我们那时候？我们那时候当然啦！哪像现在！”

“现在怎么不好？”

寒风摆摆手，拿出唱片，放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气势磅礴的歌声响彻老屋，寒风老师的眉梢一颤一颤，郑海红一拍一拍呼应，寒风老师高兴极了，留了她一晌又一晌。郑海红出来时提了一大捆书，都是寒风老师家的珍贵藏书，借的时候是打了条子的，借条上落的是桑夜晴的名字，寒风老师把她送上车时再三关照要如数归还，她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有桑老师在，您还怕个什么？”车开动前，她试探着又将剧本递给寒风，寒风谦虚地一挡：“还是请桑夜晴看吧！走好……”

郑海红坐在出租车上，心里有些失落。满街跑的都是“夏利”车，每一辆“夏利”里面都坐着一个和她一样大的小姐，籍贯、身份都隐藏在靓丽的外表后面，郑海红会心地笑笑：有这么年轻的条件，我还怕个什么！面部的沮丧荡然而去。她叫司机停在商城门口，下车上了自动扶梯，从里边出来时，浑身焕然一新，嘴边还挂着半根“美食城”的云南米线，招手又上了“夏利”。

回到家，晚饭已经做好了，桑夜晴兴冲冲地对她说：“我给你找到了个好工作，是家报社，管人事的副主编是我大学校友，约咱们后天去见面。”

郑海红欢呼起来：“太好了！桑老师！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！”拿起扫帚就扫，桑夜晴一把夺过扫帚：“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怪，成天扫地，我又不是雇你来当小阿姨的。”说着把郑海红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，也不问问买衣服用的是谁的钱。她把郑海红拉到沙发上，对她说：“你的剧本前天我就看完了，基础是有一些的，但离成功还很远。目前优秀的电视剧作者青黄不接，你还是很有希望的，你要好好努力。”

郑海红眼睛一亮：“桑老师，您能亲自替我修改本子吗？”

桑夜晴一愣：“看情况吧，若有时间，我就试试。”

“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桑老师，有希望了。您的电脑我能用吗？”

“你会？”

“不会可以学嘛！”

“那我教你好了。学吧，学吧，买它的时候花了七千多，能多用一个人，就多一份作用。”桑老师说罢便教她打电脑。

郑海红悟性好，汉语拼音基础也不错，一个晚上下来，竟能打简单的文章了。她打的第一篇文章是这样的：

#### 何为智

人类社会中的名人、学者、各类专家，人觉得很伟大，其实都是很渺小的，因为他们是常人。他们的知识也只是常人社会现代科学所认识的那么一点而已。庞大的宇宙，从最宏

观到最微观，人类社会恰好在最中间、最外层、最表面。生命也是最低的存在形式，所以对物质与精神的认识也是很少的、肤浅而又可怜的。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。

桑夜晴在一旁咀嚼着，忍不住说：“好！”郑海红抬起头，说：“这是法轮佛法的经文，我能背一点。”桑夜晴频频点头，格外认为自己帮助的这个青年根好基正悟性大。

剧作家每天睡觉前都有看书的习惯，这天晚上她照例在床头柜上拿了一本书，却发现了寒风老师的印章，坐起来一看，膝前竟全是寒风家的藏书，知道郑海红一定是打着自己的旗号去骚扰了风烛残年的文坛前辈，不禁大怒，欲喊她起来说个清楚，姑娘贪婪地舔了舔嘴唇，翻个身，甜甜地深入梦里，桑夜晴只好熄了灯。

### 3

英城的秋天是平淡的。这座城市春无昆明的秀丽，夏无北戴河的凉爽，秋无北京的高远，冬无哈尔滨的深邃，但郑海红对它无比喜欢。她坐在桑夜晴的摩托车上，偎依在她的身后，快乐地指点沿途风景，言笑时无意中蹦出“桑阿姨”三个字，让桑夜晴心里好喜欢。这个年轻人身上什么最具有征服力？桑夜晴认为是可爱。在她看来，只有年轻才会可爱，可爱是最能把人打倒的。桑夜晴被这女孩子的可爱搞得晕晕乎乎。

到了报社，她俩并肩往里走，对比鲜明。这家报社正在学习孔繁森，桑夜晴领着文学青年郑海红走向总编室时，心中洋溢的是孔繁森精神。见了老柴，她倾身握手，对方还没